

我省飞赴海外的商务团陆续归来—— 抢订单,抢回了什么

本报记者 拜喆喆 王雨红

这两天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很热闹。一周前,前往日本、欧洲“抢订单”的商务团陆续回来了。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纷纷飞赴国外开拓市场的浙江商务团,已在互联网上收获了一片点赞。他们的返程如启程时一样备受关注:意义非凡的旅程,带回了什么?

记者第一时间和商务团成员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仅带回了“真金白银”的订单,更有新消息、新思路,以及对未来发展新的规划。

带回新订单,收获市场动向

展会,是外贸人接订单、联络客户的最重要窗口。这扇窗打开,收获自然就来了。

此次前往欧洲,浙江组织了31家企业参加“欧洲食品配料、健康原料展”,这是食品原料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

“已经3年没去欧洲参展了,第一天就有60多位意向客户来展位,意向成交额有1200万元左右。”浙江上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闵恩光介绍,上方生物此行收到的订单超3000万元。

嘉兴云翔针织有限公司同样收获满满。随飞机抵达日本的第二天,当地时间凌晨4时,外贸经理朱宇就从东京出发前往大阪,拜访3年未见的老客户。“线上沟通再频繁,也抵不过见一面。”朱宇说。

参加日本AFF纺织服装展短短一周,云翔针织就拿到了2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这个数据,是企业去年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另一边,在欧洲,瑞丽家纺董事长费中富坐在酒店等待老客户。这是双方合

作的第八年,今年这笔订单两人已在线上磨了一个季度,迟迟没能敲定。

当阔别的老朋友相见,第一时间就是紧紧相拥。“费,你是我这3年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供应商,我要给你一个圣诞礼物。”老客户所说的这个“圣诞礼物”,是一笔50万欧元的订单。

订单背后藏着市场变化。启程时,嘉兴杉惠服饰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华一帆的行李箱满满当当,其中包括50多件样衣,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市场。

几天下来,华一帆明显感觉到日本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在变:日元贬值加上疫情时囤积的库存需要消耗,客户比从前更看重性价比了,小批量的定制化订单变得更多。“等我回去,原材料的品类要扩展,企业生产要随之调整了。”他说。

带回新规划,找到发展方向

如果说疫情以来,政府各类补贴政策是“授人以鱼”,那么此次组团出海,就是“授人以渔”,帮助企业明确发展规划。

这也是浙江将目的地选择在欧洲和日本的基本逻辑: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是最大、最有购买力的海外市场;对嘉兴而言,日本一直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瞄准这些地区,着眼的不仅是明年,而是更长远的未来。

“的确抢到单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方向。”有企业代表对记者说。

此次随团出行,费中富不仅拿到了“圣诞礼物”,企业在海外建厂的规划也有着落了。

疫情前,费中富就曾规划在企业最大市场德国建厂。这个计划因为疫情搁置了,此次随团考察工厂选址是他的重要任务。

行程中,他遇到了专门赶来巴黎与商务团洽谈的桐乡华侨,听了费中富的计划,这位华侨给了他一个选址的新建议:把生产线放在德国的邻国波兰,那里人力成本更低,还可以利用中企如京东、阿里的海外仓储布局。

“我的确心动了,明年1月会再去波兰考察一圈。”费中富说,这次与“老乡”的相遇,改变了未来规划的走向。

在日本这几天,华一帆常听到一个关键词,“RCEP”。今年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未来东南亚向日本出口服装全免稅。

“这次见面,许多日本老客户都跟我们讲述了今年下单犹豫的原因:考虑到成本因素,他们可能会把服装订单转移到东南亚。”这让华一帆更加确定了挑战背后的机遇——加大拓展东南亚的供应链力度。

最近,杉惠服饰开始与缅甸一家工厂合作,将中国的纺织原材料出口到缅甸,加工为成衣后再出口到日本市场。“客户对我们的这一布局很感兴趣,接下来,我们还会扩大海外工厂比例。”他说。

带回新约定,新路才刚起步

“这不是去旅游,出发前我们心里都惴惴不安。这趟的效率一定要对得起成本。”嘉兴市商务局局长张月琴说。

当飞机降落,企业忙着抢订单、探市场,政府人员则马不停蹄地开始收集信息、牵线搭桥,帮浙企链接世界。

由省商务厅率队的欧洲团组赶赴巴黎,5天内跨越德国2座城市,拜访了不下6家企业、5个商会组织。安排紧锣密鼓,每个目的地都有意义。

睽违3年,最懂海外市场的侨联侨企是商务团此行重要的拜访对象。“侨联侨企可以说是当地商贸领域的中流砥柱,他们所在的当地华人工商总会,会员来自各行各业,是宝贵的合作资源。”张月琴说。例如,有侨企在当地经营商场,就是嘉兴本地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理想的合作伙伴。

“企业有老客户、老朋友,我们也有。”嘉兴市贸促会副会长徐伟强说,此行他们的任务是开展商务拜访、考察以及招商活动等。

中国招商团队的到来,让日本相关部门、机构又惊喜。“除了对接客户,我们也宣传中国疫情防控的优化措施,欢迎他们多来中国走走。”徐伟强说。

包机接回客商、闭环生产、防疫中转站……张月琴回忆,当外方听到浙江政府疫情期间一系列稳经济、保生产的做法,大为惊叹——德国工商总会负责人说:“这样敢担当敢做事的政府非常了不起。”

张月琴坦言,出发前,一行人最担心的就是国际局势会加深欧洲市场投资浙江的顾虑。当误会解除,共识达成,外资企业投资的信心更足,招商人员的信心也回来了。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本次嘉兴赴德法、日本经贸团组共达成投资意向项目5个,意向投资额2亿多美元。

“你们是我们3年里接待的第一批中国商务团。”“如果接下来有计划出访,浙江一定会是我们的首选。”

此行,常有外方这样表达。主动有为的政府让企业感受到可靠,政府的合作姿态释放出携手发展的重要信号。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协会主席舒曼和张月琴相约,在中国新年之后拜访浙江,带着会员企业一起。

这个分量颇重的约定,让我们看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才刚刚开始。



接种疫苗

日前,德清县武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来到养老机构,为60周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共享联盟·德清 蔡俊 摄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

如何守护你,我的爸妈

本报记者 陆遥 严粒粒 李娇俨 沈昕雨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晒图,有人买了莲花清瘟,有人团了布洛芬,有人订了抗原试剂……

他们给自己买,也给父母带。“相比于自己受感染,我更担心父母……”

儿女长大,长了翅膀飞离家乡;家中的老人,挥一挥衣袖,你们放心去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都说孩子是风筝,父母则是放风筝的人。山高水远,情思相牵。不管你飞得多高、飘得多远,风筝的线总在他们手心里。

过去,风筝线是书信、是电话;如今,风筝线是我们抓紧购买的药品,是反复劝说“快去打疫苗”的叮嘱,是积极转发的科普文章……

在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之后,人们心里最大的牵挂,是没有在身边的那些亲人。家庭微信群都在聊些啥? 那些要重点守护的老爸老妈,他们还好吗? 今天,跟着记者的采访来听听。

“自己的妈妈,自己护着才安心” 童阿姨,60岁,衢州人,退休职工

要说远,我和母亲的距离不算太远,都在浙江省内。我在杭州,她在衢州,不过是1个多小时高铁的距离。但我觉得,只要是需要的时候不能及时出现,隔得再近也是远。

我60岁,退休了,来杭州给女儿带小孩一年了。他们说,我们这代人是一代人扛三代人的责任。要我说,下能给孩子带孩子,上还能给父母养老,是多幸福的事情。

一开始,我对疫苗也有顾虑,毕竟自己年纪也大了,就怕万一有个闪失。但身边的医生朋友跟我科普了不少关于新冠疫苗的知识,让我打消了顾虑。现在,我已经打了两针疫苗,也没什么不适,最重要的是,心安了不少。

我也是独生子女,爱人经常出差。父亲已经不在好多年了,只剩母亲,快80岁了,独居。她之前是个医生。老人嘛,又是知识分子,有点要强,仗着自己身体还过得去,不肯一起住,也不肯雇保姆。

她早就说不给社会添麻烦,也叫我别担心,和我商量一周只去一趟超市买点菜,其他时候都少出门。

来杭州头半年,我大概半个月回去一趟,平时就托朋友帮着照顾一下。后半年,孙子大了,好带了,周末就都交给女儿女婿,我回衢州看看老母亲。周五晚上等女儿女婿下班,我赶火车回去,周一一大早再坐火车回来,刚好他们去上班。

为人子女,自己的妈妈,自己护着才安心。当然,女儿女婿也怕我太累,觉得路上有感染风险,劝我先别来杭州。我说不行,就算杭州雇了保姆照看孙子,我还是两头都不放心。

回去的那两天事可多了,给老人洗衣服、晒被子、打扫房间,再买足吃的和用的。我看她这样心情好,胃口也好。吃得多、吃得好,抵抗力才能好,大病小病都能离远点。

前段时间,我找人给老人家里安了视频监控,算是加一道保险吧;还把她的老人机换成了智能手机。今年夏天,孙子回过衢州,老人别提多开心。她现在会用微信了,女儿就把她拉进了家庭群。

不过,我还有一层担心,“新十条”出台后,网络上各种小文章太多,别说她了,有时候我都不太分得清该听哪种,希望能多一些权威的声音。

“老爸说我最近越来越啰嗦了”

张女士,51岁,杭州人,企业职员

我的父母都住在养老院里。上周起,养老院谢绝探视了,成了“身边的远方”。

父母身体都不太好,日常需要悉心照料。妈妈82岁,三年前被诊断为阿兹海默症,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爸爸87岁,患有心脏病、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腿脚也不太利索。一年前,我和家人经过仔细考察,送他们住进了位于杭州城北的一家条件还算不错的养老院,两人套间,彼此有个伴。

这里有护工、医生,每天都会巡查;也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影音、读报、书画、康复、理疗……如今的封闭式管理,倒是有利于给这些老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按说,我是不需要担心的。可是怎么可能不担心?

以往天气好的时候,我爸每天都会推我妈下楼遛弯,现在出不去了,心情会不会郁闷? 我妈身体太差,一直没打疫苗,这么大会年纪会不会很容易“中招”?

之前,我们一般是每周去一趟养老院,陪他们聊聊天、吃个饭。封闭的第一周,我已经去大门外放了三趟东西。第一次,送了100个口罩;第二次,拿了一些他们日常爱吃的酥桃和小零食;专家列出建议用药后,我又去送了药。

“老爸,今天你们开窗通风了吗?”“老爸,口罩换勤点,不够了我们再送。”“老妈今天去上康复课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在里面都好的,不用担心。”老爸说,女儿原本是“惜字如金”,最近倒是越来越“啰嗦”了。

最近,我天天追着养老院管家的屁股后头问,“新十条”发布后,养老院有没有专门的疫情防控预案? 管家告诉我,现在一切以安全优先,预案已经在做了。

“我给爸妈买了台投影仪”

小李,26岁,山西临汾人,媒体人

大学毕业后,我从山西老家来杭州工作已两年有余。算算时间,从工作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就一直持续着。

我的爸爸在医疗系统工作已30多年。2020年初,疫情刚发生时,他带着同事到高速路口布置测温点。布置好后,他在寒冷的冬天坚守在户外值班点,有时一待就是一天。

两年多过去了,疫情防控政策也调整优化。爸爸担心远方的我,连续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叮嘱我“注意防护”。几天后,爸爸妈妈把一个沉甸甸的纸箱寄到了我的住处,里面有消毒液、口罩等,塞得满满当当。

这一箱子物品不是什么“防疫物资”,而是来自远方家人沉甸甸的爱。但同样的,我又何尝不担心爸爸妈妈呢?

最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在微信群里提醒他们,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爸爸妈妈说:“不跟朋友们相聚,很无聊哦。”虽是句玩笑话,但我真着急了。爸爸妈妈爱看电影,为了让他们多在家待着,我花了1个月的工资,给家里买了幕布和投影仪,网购快递直接寄到了山西老家。我还在微信群里,“手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就像小时候他们教我一样。

“花这几个钱干什么!”在微信群里,爸爸妈妈“责怪”我。但隔着屏幕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如此的开心。

这两天,微信群里的聊天信息比以往更多了,爸爸妈妈总是叮嘱我“上下班路上戴好口罩”,我也经常唠叨他们要“勤洗手,用酒精多给手机消毒”。相隔两地,微信群成了我们的纽带,睡前和爸爸妈妈聊上几句,才能更加安心。

大学生提前返乡,顺利吗

本报记者 蒋欣如 见习记者 葛雪琪 叶锦霞

这几天,北大学子丁思仪一直在关注各航班的机票价格。尽管学校早就开始鼓励学生提前返乡,并提供送站服务,但因为坐火车要转车,得接触很多人,她就将返乡时间定在了12月13日,选择坐飞机回家。

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不少高校发布“可以请假返乡”的通知,很多大学生纷纷踏上提前回家的归途。

那么,大学生的返乡之路是否畅通?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保障?

“我抢到了最后一张车票”

11月28日,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信息发布平台“燕园学子微助手”发布了一则“暖心送站服务”通知,表示为离校返乡学生提供暖心送站服务。

随着各地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得复杂,11月下旬以来,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多所高校决定提前放寒假,让学生自行返乡,原定课程也改为线上教学,尽量不影响之后的课程进度和期末考试。

各地高校和政府,正在联手努力让学生们的返乡之路畅通起来。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为返乡学子安排了从学校到火车站和机场的大巴,乘坐大巴前,还会给每位学生发一个N95口罩,以及抗原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哈尔滨等多地政府也为大学生返乡增开动车、航班,提供点对点闭环转运等保障服务。

就读于天津某高校的李晔,原本一

直在请假和不调假间犹豫不决,“我们学校允许小部分没有条件回家的同学可以留在学校,但也担心一旦封校会影响大家回家,所以还是鼓励学生返乡。”

12月8日,听说学校有同学抗原检测疑似阳性后,李晔终于下定决心返乡。不少同学的航班被临时取消,他幸运地抢到了最后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而以往从天津到河北邯郸的票一直都是很充足的。下了火车之后,没有人要求他出示健康码或核酸检测结果,也没有落地检,像是回到了疫情前的样子,“不同的是每个人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气氛比较压抑。”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孙敏选择和同乡同学一起,由父母开车来接,“我们也考虑过几个人拼个顺风车,但价格波动实在太大了。从上海回家乡天台,动辄要六七百元,差不多是以往的一倍。父母对陌生的司机也不是很放心,最终决定还是自己来接。”

“回家后,防控措施有了变化”

“回家后,防控措施有了变化。”许多大学生返乡时,恰逢防控措施调整优化之际。

燕山大学的叶鸿是较早回来的那一批学生。11月24日,他从河北秦皇岛坐动车返回家乡青田。由于是从中高风险区回来的,叶鸿提前进行了线上报备,“下车后就有专人专车来车站接我。现场填写信息后,就去酒店进行7天医学观察。”

酒店环境不错,一日三餐都由工作人员放到门口。因为是学生,整个隔离也没有收取费用。

12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李寄南搭乘最早一班从北京到昆明的高铁回家。前一天,她在“昆明健康宝”上申报了返乡信息,确认当时政策的要求是居家“三天三检”。

居家“三天三检”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李寄南接到了疾控中心电话,说同车厢有一例阳性病例。隔天,疾控中心的专车开到了楼下,接走了李寄南。

当时的政策是“5+3”,即五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12月7日,李寄南看到“新十条”发布的新闻后,当时就咨询防疫工作人员是否可以结束集中隔离。“他们态度很诚恳,说国家政策是7日出,云南这边肯定也要开会研判,再进行调整,暂时还按老政策执行。”

返乡的大学生也发现,回家时间的不同,面临的政策措施也有可能不同。返回同一个地区,一天之隔,就有可能从集中隔离变成居家隔离。

12月8日,李寄南结束隔离准备回家。她看了一眼云南疾控中心的网站,政策已由“5+3”改为了“5”,但她还是自主进行了3天的居家隔离。

“我们总会回归正常的生活”

在很多高校开始组织返乡的同时,浙江多地教育局发文,欢迎学生返乡。近日,衢州、温州、丽水、淳安、海宁等地